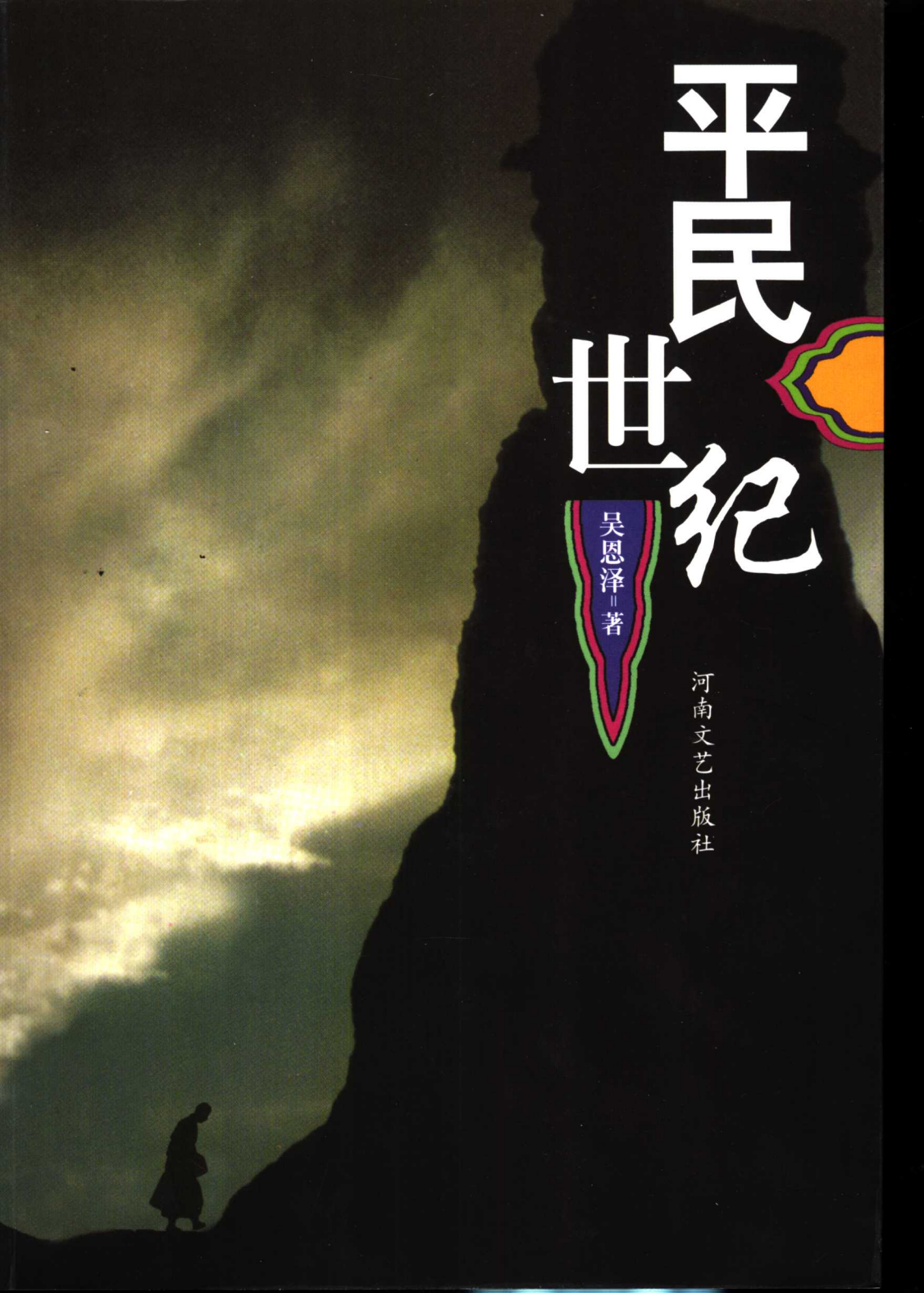


平民世纪

吴恩泽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平民世纪

吴恩泽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世纪/吴恩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623-353-9

I. 平…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84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承印单位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53-9/1·280

开本 32

印张 21

字数 515000

印数 1—400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第一卷

平民世纪

第一章



文必汉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崇拜名人,最初是从一碗面条开始的,当然是馆子里的一碗面条。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小小文必汉就要发蒙读书的前夜,就在这样的時候,他的养母,突然提出要帶他去一家新开張的“益群美食店”吃一碗面条。其实只是半碗,他的一半比养母的一半要多,但终归只是半碗,他记得非常准确。

文必汉的养父是政府正式安排的扫街人员,每月有固定的薪水,虽说并不丰厚,日子却也并不苦寒,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但馆子他却是头一次进,因此这半碗面条的好味道,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印象。以后当他自己有能力在馆子里将面条吃饱的时候,甚而至于在他的晚年,被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请去北京吃了一席国宴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他只好将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归结于第一次吃上味精的名下。他想,当一条一辈子都是吃屎的狗,突然吃上了一次大米饭,不比它以后啃上肉骨头,更铭心刻骨么?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让他看见了那个人的。那个人在文必汉的眼中已经很老了。此时他就坐

在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桌前，苦苦地劝化着一个与文必汉一样大小的男孩，要他把面前的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吃下去。那个男孩却不干。其决绝的程度，与志士仁人面对敌人的屠刀一样坚贞不屈。

文必汉大惑不解了。与此同时，他的喉咙里好像伸出了一只小手，可以无限延长的小手，伸向那碗盖满了肉馅的，别人不要了的面条。

也许是文必汉吞咽唾沫的声音太响了，也许是他那盯着面条的眼睛太让人不可思议，那个老人将眼光转了过来。只一会儿，茫然的眼光便生动起来。养母这时却一把将文必汉拉起了身，以一种佯装轻松的腔调说：“我们吃饱了，走吧。必汉，我们明日再来。”

必汉知道，明日是不可能再来的了。匆匆走出店门外，养母带着一种必汉从来也没见到过的、激动的颤音说：“看清楚了么，那就是老红军枪林弹雨中奋斗出来的款式：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但是，必汉那时却什么也没能看清楚，除了那碗纤毫毕现的面条和肉馅，留给他的只是袅袅雾气后面一片神秘的虚空。

文必汉从小学至初中的求学过程中，曾经两次听过这个老红军作的故事报告。

第一次是他九岁加入少先队的那天。当时，他一直沉浸在一种欢乐中。在辅导员安排他们团团围坐在老红军周围时，他还是激动得按捺不住自己的心跳。谁知那个老红军竟会在几十个红领巾中看到了他，笑嘻嘻地对他说：“你，就是你这个娃娃，到前边来坐。”

那时的必汉可没有想到，这个无限优越的老红军，与他在前有了一段故事的伏笔，在后还有着长长的故事发展。

那天，名人讲述的故事，却让崇拜名人的他感觉到了莫名的惶惑。

老红军说，他们的军长贺龙穿着笔挺的呢子军装，去井冈山拜

望毛委员。那天天气好得让人做梦。毛委员正坐在太阳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翻看着自个儿的衬衣捉虱子。贺军长一见掉头就走开了。隔了很久,贺军长觉得还是得去会一会毛委员,又选择了一个太阳天去了井冈山。这一次毛委员没有捉虱子,而是坐在一块山石上看一本厚厚的线装书,看得如痴如醉,把个贺军长也感染了,脚下半天也没挪动一步……就这样,贺军长二话没说就投靠了毛委员……还是书管用啊!

那时的必汉可不敢怀疑老红军也会道听途说。

第二次是文必汉初中毕业的时候。举国上下当时是一片喜报和颂歌的海洋,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旷日持久的饥馑,就如暴风雨前夕的一片乌云,盖地铺天地碾压过来了。文必汉那时正迷恋着诗歌,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表现欲望。他的一首歌颂救火英雄向秀丽的诗,醒目地贴在学校的壁报上。就是这首他平生惟一写下的诗,说明白了,就是这首诗中的第一节中的第一个词,使他惹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那一节诗是这样写的:

南国春回大地,
广州绿树成荫。
刚从南方飞到我家安住的燕子啊,
告诉了我一件可歌可泣的事情……

就是这个要命的“南国”,让班上正感到百无聊赖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小组,英雄有了用武之处。他们拼命地追查文必汉分裂可爱中国的思想根源。那个黄昏集合钟声敲响,各班鱼贯进入场地,听取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教育时,文必汉正委屈和沮丧得不行。而这个会场的主席台,恰好又是设在那面让他触目惊心的壁报下,他的头此时就只敢夹在两腿中间了。

不过,一支小小的插曲出现了。

“往天我不能读书,是因为父母亲过世得早。十岁不到,我就得跟人放排下常德,血盆里去抓一碗饭吃。十六岁头上就是有名的扳梢师傅了。十七岁那年,我一人放五张排闯青浪滩,遭遇洪水,弄了个鸡飞蛋打。我不敢回家,就投了红军。因为‘一’字我只能认成是根扁担,所以一辈子只做了个火头军。后来,首长见我辛苦多年,就照顾我当了一个只管买菜,不管记账的司务长。革命成功了,别人被派去当这样领导那样领导。首长问我能干什么,我说我有几斤几两你们还不明白么,除了煮饭就只会扫地了。首长说,饭也不要你煮了,地也不要你扫了,你就回家养老吧。我就回来了。要是当初我多少读了一点书在肚皮里,我还是今天这个熊样吗?这就是不读书的第一大坏处。第二,读了书你才可能找到一个好老婆(全场又喧笑起来)。不要笑,你们要晓得话俗理正。你们只要把你们老师的老婆,那些官员们的老婆,同我们这些大老粗的老婆比较一下,就

晓得好坏了！你就晓得要不要好好读书了！第三，就是刚才说过的，只有读好了书才不会让人整弯筋。你看现在这个电油，你就不晓得咋个添。比不得我们早先的桐油灯，没得灯草了，续两根，没得桐油了，添一盏。现在你去添嘛，你去续嘛，我叫你摸马无角！”

在热烈的气氛中他站了起来，即兴发挥地指着身后壁报上文必汉那首正遭“辩论”的诗，激动地说：“我赞成你们这样的搞法，把写得好的文章张在红榜上，把读书读开窍了的人张在红榜上！你们讲，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全体青少年学子，轰雷般地说道：“好！”

“妙不妙？”

“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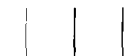
“再来几篇要不要？”

“要！”

文必汉的眼泪，就淌水似地滴落在自己的脚下。他咬着牙根在心里发誓道：

这一辈子，我一定要拼命地读书！我一定要当一个老红军那样威风凛凛的名人！

第二章



1950年冬天,在一个名为黑堡场的地方,文必汉的亲爹,黑堡场小学的校长也是地主分子的文经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罪状是强奸征粮工作队的女队员周汝玉,被人当场抓获。简直是色胆包天了,当然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镇压反革命分子文经常那天,久久被彤云低压着的山沟,突然间就放了晴。一轮红艳艳的太阳开放得十分灿烂,让一座座弯腰曲背的黛色山崖,都喜笑颜开地直起了峥嵘的腰肢。小河水也变得分外的妩媚,一览无余地搔首弄姿。

那一天,被肆虐的风雪封锁在火铺上,熏红了眼睛,烤黑了脚杆的庄稼人,都无一例外地走出了屋子,在融融冬阳的温馨下,像赶场一样去赶枪毙文经常的大会。他们的草鞋踩在厚厚的枯木叶上,一闪一闪的,脚筋酸溜溜的舒服;他们的光脚丫踩在烂泥浆里,一滑一滑的,痒得让人产生几多深夜里才有的想像。他们的心情十分愉快。当然这种愉快,不是因为文经常的死或者活。文经常是一个教书先生,他的生活离他们太过于遥远,死或活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愉快是因为热闹。一

场婚丧嫁娶的热闹,和一场打春官、跳花灯的热闹,都会令他们欢欣鼓舞,更别说这道山沟里的第一名角要吃枪子的事,而且又是因了那个太撩人心火的词条,唉唉,强——奸!

于是他们都义无反顾地会聚到了黑堡场小学的那一方操场上,等待着会让他们热血沸腾好久的故事发生。

四岁的文必汉那一天也是去看了热闹的。开始,他并不知道有热闹将要发生。他只是心里酸酸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张氏,坐在堂屋里无声地哭泣。他的小妈也是他后来的养母王碧桃远远地看着她,那眼里透出的忧伤和茫然,就像冷雾弥漫着的幽谷危崖一般深邃莫测。文必汉不知道她们是怎么了,他那颗稚嫩的心灵还装不下那么多沉重的东西。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从学校的场坝上传过来的锣鼓声,咚锵咚锵咚锵,是那种欢快的秧歌锣鼓点子。在这样生动的锣鼓点子中,应该是土改工作队曾经拉着许多年轻姑娘和年轻小伙子跳过,一跳起来就会令人忘乎所以的舞蹈。文必汉坐不住了。他在凳子上磨蹭了一会儿,就悄悄地走向门外。就在他要抽开门闩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停止了哭泣,尖厉地叫了一声:“冤孽,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冤孽!你给我坐着,规规矩矩地坐着!”

他倔强地站在门边不知所措。

是他的小妈也是他后来的养母王碧桃救了他的急。她说:“姐,让他去吧,这是他们父子最后的一次见面机会了,成全他们吧。不过,必汉还太小,得让人带着他去……”

张氏将眼睛定定地看着王碧桃,好一会儿才说:“这个时候……谁敢带他去呢,谁呢……”

王碧桃果断地说:“那当然只有二果了。”不待张氏首肯,她就向后院喊道:“二果哥,二果哥!”

正在后院起牛粪的二果,就跑步着出来了,等着主子的吩咐。

王碧桃说:“二果哥,你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

二果沉沉地点了一下头。

“那么你就带着必汉，去看看吧。”

二果又是沉沉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走过去像平日那样让必汉骑上了他的肩头。拉开了门闩，正要跨出院门，听得身后王碧桃颤着声音叫了一声：“二果哥！”

二果就僵僵地站着了。

王碧桃哽咽着说：“你带着必汉，从头看到尾吧……也不枉他们父子一场……”

二果就直直地往前走。张氏的号啕大哭相送了他们好远一程。

他们出门的时候，学校的操场上已是熙攘一片了，加上一些浪荡子用他们那躁动的手和活泼的屁股，在女人群中制造了迭起的高潮，场面上就更是风起云涌。二果觑了一眼正面台上悬着的那几个斗大黑字，就肩着必汉走向小学校通往乡公所的风雨桥头。他想守在那里，让生离死别的父子俩见上最后一面。

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必汉也不知要他守在冷冷清清的桥头是什么意思，直吵着要去学校看热闹，把二果本来就破烂的外衣又挖开了几个大洞。二果不理睬他，只用粗糙的一双大手箍着他的腰肢，一双空洞的眼睛眺望着乡公所的方向。

然而结果却没有如愿。文经常被推进会场的时候，必汉正在桥下面拉屎。二果火烧火燎地将他从桥下抱到桥上以后，文经常已被武装民兵簇拥着走远了。二果马不停蹄地追赶。毕竟是背着一个大冬瓜似的必汉，汗爬水流地赶到地儿时，文经常已经被推下了河沙坝。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了那里，怀着强烈的冲动，想看看文经常那破了的脑壳里究竟装的是些什么东西，咋就会聪明得根根眉毛都是空心的呢？再一个就是想看看他下面的那个东西，与一般人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因为它操了黑堡场两个最漂亮的女人，还要操共产党的征粮干部，这不古怪得连神仙也解说不清？这两样东西不看个明白，不等于白白地跑了几十里山路么？

二果面对着学校操场上一地的乱草石头，苦苦的脸上就有了些

无奈。接着就是两声枪响，尖厉地划过寥廓的天空。眼前似有一团红光闪过，脸上就起了一阵痉挛。背上的必汉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双小拳头擂打着二果的背，撒泼似的喊：“鬼二果，噢噢，你不让我看热闹，噢噢……”

他的哭喊好像给了二果几分安慰，连连自责着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走，我们走河沙坝去，替你爹爹收尸去。活的不能见，死的也看一眼吧……”

“二果！”一个北方口音叫住了他们。二果就站在了原地，半憨半怔地等着走来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老方和紧跟着他的农会主席介林。老方是河北人，长得高大魁伟且一脸的络腮胡子。文经常被抓起来以后，二果去送饭，老方一见就要挥起拳头对他喊叫：“二果，你是长工，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剥削，怎么还给他送饭？拿回去！拿回去！叫他的婆娘来送！”二果不敢不听，以后送饭就改由王碧桃了。王碧桃送饭老方倒是不哼不哈，只是一双眼睛刀似的，恨不能将她开了膛破了肚摊在那肉案上。二果很有些怯他。现在见他直直地冲着自己走来，一双高低不齐大小不一的眼睛，就只敢在自己的一双糊满了牛粪的草鞋上转圈儿了。

“二果，文经常被枪毙了，你就解放了。”老方说。

“二果，你今年有五十岁了么？老光棍苦哇！”老方怜悯地看着他，又说，“我们要分给你一样胜利果实。”

不等二果答话，走了。

农会主席介林见二果诚惶诚恐的样子，就向他眯笑眯笑地说：“二果，你狗日的桃花运来了哩！老方队长说了，反革命睡我们的人睡得，我们睡他们的人就睡不得？二果，你狗日的艳福不浅哩！”

在二果的肩头上轻狂地捣了两拳，也走了。

二果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些什么事，也不想明白这些事与自己有些什么相干。他的脑壳里现在就只装着王碧桃今天那一声声哀哀的叮嘱，不让必汉看一眼他的老爹，他怎么好意思回去见她们呢？

等到老方队长他们一转弯,他就背着必汉急急地朝着河沙坝跑去。结果还是没有如愿。除了几条野狗,在吮舔着几丛刺棵下一片凝结了的乌黑的血迹外,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文经常的尸体被他的大老婆张氏一个人抢也似的背走了。

叫二果想不明白的是,为死人洗澡、裹尸、挖坑掩埋这些本该他这个长工干的事,张氏却一反常态,一见他拢边,就像见了鬼似的阻住他,要他赶快回自个儿的柴棚休息。他只以为是自己没能让必汉见上他老爹一面,讨怪了。想去向王碧桃讲几句对不住的话,可是到了她的面前,见她也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惊惶模样,便灰了心。自去加倍努力地砍柴出粪,来弥补自认为的失职了。

那一个没有星月的晚上,张氏和她娘家的几个亲兄弟,避开了王碧桃,避开了二果,也避开了黑堡场所有的人,悄无声息地将文经常埋在了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僻山洼里……

不几天,村农会敲锣要大伙儿去小学校开会。

场坝还是那个场坝,房子也还是那些房子,对于王碧桃来说,是既熟悉又生疏,既亲切又隔膜的。一柱一石,一花一草,是陈旧的却也是格外地新奇,像雾罩着的河,像云绕着的山。是新奇的却又是那般地陈旧,是脚上穿毛了的镶边布鞋,是手上捻熟了的绣花细针。让人无端地怅惘和伤情。

二果到场的时候,穷人们已经开始分配文经常家的浮财了。一大堆家具和衣物,还有拴在石墙和矮柳上的牛、羊和猪,散乱在场坝的一角。介林手上拿着一张写好了名单的白纸,像馆子里的跑堂一样长声吆喝地唱着。唱着谁,谁就高兴地跑上来,或者谁就突兀得不知所措地跑上来。终归是个跑,从一男一女的两个人手里,抖抖地接过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回到原来的地方,到底按捺不住心头的欲望。将自个儿的东西细细地察看了,又忍不住伸长了或缩短了颈项,去偷窥别人分得的浮财。无来由的,心之深处就隐隐地生起

介林也不看他,对着瞠目结舌的王碧桃吆喝道:“浮财,王——碧桃!你分给——二果了,跟他走吧——!”

二果和王碧桃很快地对视了一眼,就又都惊惶地跳开了。自然,这个的惊惶又不比那个的惊惶。这个的惊惶是喜从天降却又让人吓死的。那个的惊惶呢,是羞杀先人却又是穷途末路的。

人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场面上就不安静了,空气中有了好些的云谲波诡。

王碧桃听清了介林的吆喝,脚下兀自踉跄了几下。自从文经常进了牢房,她也曾为自己设想了许多的人世艰辛,却惟独没有想到,会被当做文经常的浮财分散给人。就像自己是一双鞋子,随便扔给了谁,谁都可以伸出脚来穿上一回一样。不由得 not 叫人寒上心头。接着她就镇定下来了。心想,自己这种曾经被人卖过一次的女人,再被人卖上一次又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就好比一个女人第一次失了身,与以后再去失一千次身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只是文经常和二果,这两个人太过悬殊,谁能够立即做到脸不变色心如止水呢?

一年前,也是在这小学校的操场上,也是这一段长满荒草的矮墙,也是矮墙边几株缤纷着落叶的枫香,而人却不是这时的人,天也不是这时的天了。文经常用十块光洋,从一个穷愁潦倒的辰河戏班中买到了她。那时的她,刚满十八岁,花儿含苞待放的年纪。为人做妾且又是异地他乡,自然也走得万般无奈却又无限凄惶。又一想,从此后,告别了漂泊生涯,不再伴野庙寒火,不再见四乡恶少,又不觉几分慰藉暖了心窝。小小年纪,对于沧桑人世,不是不明白,是她不愿明白,不是不清楚,是她不想清楚。人一旦大彻大悟,还能活得下去么?比如他们这样的草台戏班,每一年就不知道有多少支,从常德,从辰溪,从保靖,从沅陵……沿着白河往上走。凡村凡寨,搭上一个台子,或者找一处祠堂,用那锅烟,用那粉墨,用那马尾做成的丝弦,再用那玉汝天成的青春红颜,和并不老道的唱腔演技,换几餐果腹的菜饭,也算得人生之大幸了。然后就到了黑堡,白河的